

將將紀卷之十二

豫章 李材孟誠

門人徐即登獻和

海陵 陳應芳元振

長洲 張鼎思容甫

御將得可為法

漢章帝

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



其守爲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其虜使來
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若睹未萌况已暮耶乃
召侍胡許之曰匈奴使未數日人安在乎侍胡
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聞侍胡而
驚會其文士二十六人與其飲酒許曰激怒之
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或數日而上
饋禮敬即廢如今部善收吾虜送可奴骸骨衣
物計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
地死且不從則爲越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
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
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部善破膽功成事
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
非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
壯士也衆曰善初夜超遙將吏士往奔虜營會
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無
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擊火門而伏超乃
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于格殺三人
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

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為既而色動超
其意舉手曰掾歸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手也
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曰
宋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此虜通
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為質遂自實曰
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中比
超節詔曰史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以
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因復使超使子實欲益
其兵超願但將本所從二十六人曰子實曰大

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於疆如有不虞公等
累耳是時子實王廣德雄張南而自奴
監護其國超既至子實廣德
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虜使
取以祠我廣德乃遣國相私來比就超
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今巫自來取馬有奴
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責味之廣德去謂
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殺司奴使者
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於是諸國皆

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卒是乃復通
 謀事須智決事在膽智勇足備古今使絕
 者班超一人矣章帝能壯其節且不別
 而俾遂前功焉曰吏如班超不用與
 乎帝於是乎為知人矣

班超欲遠平西域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
 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都吉于實即時
 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為孫所殺復歸
 附欲共併力彼感遺茲漢之若何也

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前漢時西域諸國大小
 十六國號為斷匈奴臂今西域諸國大小不一
 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

屬奉使絕域備遭難厄孤守疏勒今九載
 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言言侍漢
 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蔥嶺可代今
 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表馴服百送之
 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會以夷狄攻夷
 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曰地肥廣草牧

饒術不比敦煌部善聞也兵可不費中國而
 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為肅茲所置既非
 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者君一國未降則
 龜茲自破臣超區區竊冀未便備什且見平定
 陛下衆萬羊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
 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徐幹上疏願
 奮身往伏超帝即以幹為假司馬持節別反
 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為漢兵不出遂與
 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合兵與超
 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欲進攻龜茲
 以烏孫兵驪官出其力乃上言請遣使招慰與
 合力帝納之乃拜班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為
 軍司馬而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
 于塞但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言
 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
 無內顧心超聞之嘆曰身非曾參而有曾參之
 說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切責
 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



盡與超同心乎因責令邑詣超受節度而復
 遣假司馬和恭等將兵八百人詣超超感奮因
 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以賂誘疏勒上忠
 忠遂反從之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王而忠
 愛其不反者以攻忠斬之并擊破其衆焉迺由
 是遂通章和元年復發于寘諸國兵共一萬五
 千人擊莎車龜茲王發温宿姑黑尉頭兵合五
 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
 能止計莫若各散去而陰緩所得生口使歸之
 于是于寘引而東去而陰緩亦引而西期夜聞鼓
 而發並起于寘引而東去而陰緩亦引而西去
 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微聞超知房已去
 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車愛胡人為亂奔
 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龜茲等亦逃散自
 是威震西域

小人之不思不智者既不能為國宣勞而又
 欲能也短而惡人之為國宣勞必多方以沮
 抑之曲說以粧塗之俾公與私兩俱傷敗焉

不謂也凡超所為者亦極難矣其所樹績亦
偉矣李邑何人而尚以護短之心欲行其語
乎章帝非惟不受之又能照知之而令范滂
超受其節度焉且別遣范滂將八百人助程
之英忠助之奮志破讒惡之奸謀威震西域
獨超力哉

范滂懼誅自求擊匈奴贖死會南單于請兵止
帝即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舍如司空
以流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各
遣十二郡騎士及表胡兵出塞明年憲與各名
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帥丁萬騎出朔
方雜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將萬餘騎出滿夷谷
度遼將軍鄧鴻及緣邊義從表胡八千騎與左
賢王安國萬騎出柁陽塞皆會涿郡憲分遣副
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潭將左谷蠡王師于右
呼衍王須訾等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
山大破之虜衆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
私渠比鞭鞞海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牛口

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於是溫犢頰日逐溫
 大渠王押提等八十一部率降者前後三十餘
 萬人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
 功紀漢威德命班固作銘

使功不如使過古有是語至宣靈蓋公誅之
 罪也可使乎乃憲奏願擊匈奴時起而南單
 于適有請兵北伐之事章帝以其謀命將
 焉遂以成破虜大功斬名王以下萬餘人
 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其後
 者又八十餘部率降者前後餘二十萬人
 功燕然之山揚漢威靈為千古紀唱明其人
 雖非未必非使過之力也

漢和帝

和少使習方馬尚遊俠輕財期長乃折節好
 學兼孝廉遷遼東屬國都尉值有旱和宋頰
 拜亭听領馳赴之既恐賊驚去使辟騎請前車
 者石頰還頰於道偽退而潛發逐路殺伏伺之
 為以為信然乃入追頰頰因縱火擊斬獲之

坐而重書伏重刑以有功論時徵拜議郎
克敵者一時之權違令者死况許傳詔言乎
禮稱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
之可也故甘陳矯制而劉向頌其功劉仁軌
抗旨而君子不議其罪段頰誠詐爾書大頰
其地果在邦域中耶是可以斷頰之功罪矣
夫豈始雖從吏議卒能令以功贖拜誠則焉
於法幾允矣

說三曹操

初操壯關羽之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
使張遼以其情關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
厚然吾受到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
不留要當立功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
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中加賞賜
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許劉備於袁軍左
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雲長大節凜然無待贊曹公之詞且取忠女
德者而能聽雲長逆事其主者亦不有英士

之度量哉

曹操既敗袁紹于其篋搜得許下及軍中人書不入覽皆焚之曰當紹之強雖孤不能信也况餘人乎衆皆服

焚書安衆蓋昔人已行之書蓋不
以破城府而生敵於舟中也故
忍亦蹈行之彼豈真能以度乎
蓋計必由此矣

漢昭烈

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歛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翊軍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聞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夫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備明旦自來至雲營視昨

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將領之不必主知而效忠者少其樂於見知而效節者多經戰之地苦難之情安得為君者按行而指數之敵愾之氣有不因之生奮者乎趙雲信勇健及先王臨終視所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一語褒稱千鈞比重矣須賞哉

吳長沙桓王孫策

策自將討祖

孤馬鞍今劍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耳刀

怖也即破械出之器為門丁賊曹又討會太史

慈於勇里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和爾時

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咲曰今日之事

當與卿共之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審門

下督軍還之日兩人竝為前導軍中榮之會劉

繇平豫章士眾欲奉華欲為主欲因讓其眾未

有所附策命太史慈往撫之因令觀華子魚所

以牧御方規問慈須兵多少慈曰將軍輩同和

文慈極盡死報今彼此協意兵不宜多以數十人將護足矣左右皆曰慈去必不還策曰子義復言太史子義雖氣勇悍然非縱橫比一以意許知己死亡不負也慈竟如期而反

草昧之秋欲匡天下之難驅駕群策非以怨推誠胡能悉其器用鱗甲滿胸森然疑畏人鳥足以窺英主之度量乎

吳大帝孫權

魯肅將北還周瑜勸止之因薦肅於權曰肅宜佐時當廣采其此以就功業權見肅與眾異之賓退獨引令榻對飲曰今漢室傾危孤思有桓文之功君何以佐之肅曰昔高帝欲尊事項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肅料漢室不可復興也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觀天下之變因北方多務剽除黃祖進伐劉表克長所據據而有之此王業也昔曰今志力一方

翼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
權益貴重之賞賜儲待富擬其舊

時平則張昭為上士世亂則曹肅為豪才
識度之不相為楷合宜矣非
權孰能信瑜讒間不行益加
知人矣

初巴郡甘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表請入不
習軍事衆畜之寧觀表必無成欲入吳以黃祖
在夏口不得過乃留依祖孫權擊祖祖寧敗權

校尉凌操急追祖寧射殺操祖由是得免軍
復待寧如初都督蘇飛亦數薦寧于祖祖終不
用寧遂亡奔權川瑜呂蒙共薦達之權禮遇之
時於勳舊寧獻策於權曰南荆山川形使國之
西執劉表慮不及遠其子又劣至尊當早圖之
不可後操奔謂計當先取黃祖祖破之後鼓行
而西據楚關大勢即可漸規巴蜀矣權納之
詔時在坐難寧曰今吳下業軍果四行必致
亂寧曰國家以蕭何之任委君君守愛亂矣

以希慕古人。權舉酒屬寧曰：與霸今年行討，如此酒也。勳、廷方君令克祖，何嫌張長史之言乎？凌、綏自操，怨寧殺其父，常欲殺寧。權既誦誠，紉以公寧將屯它所，其愛護之如此。內事不決，問子布；外事不決，問公瑾。蓋才氣局量不侔也。惟主知之，故兩盡其家。用孫權禮重張昭，至矣。至進取，乃爾。獎掖與霸，且曲善其兩難之處，以保全之。此其所以成霸功也乎。

昔權既克荊州，得其水軍，以數十萬勝書。吳期與孫權會獵，吳中將士聞之，皆恐權延。問討成曰：曹公豺虎也，托名漢相，實欲吞并。方拒之事不順，且將軍大勢可畏，抗者長耳。今操已據有荊州，圖繼蒙衝，以數此為江之險也。與我共之矣。而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周瑜曰：不然。操雖有漢相之名，實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仗父兄之烈，保據東地方數千里，兵精糧足，英雄雲集，當橫行天下。

士為漢除殘况操自逆死而可逆之邪且今此
 士未安如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而操
 舍鞍馬仗舟楫欲以吳越爭衡又令賊乘馬無
 草草驅中原士眾遠涉江湖不習水戰必生疾
 病此數者用兵之患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捨操
 止在存其精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及以保為
 打軍版之費以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心二
 表不事劉表與孤耳今數年已矣惟孤尚
 心誠恐方不月之內其自不保此大計也受
 孤也遂決策拒操與瑜定計收曹操于赤白邊
 荆江東



河漸激砥柱之功拒嵩驗拔山之力洵危之
 際抗難者固罕其人執咎者尤難其三非瑜
 固不能拒曹而非權亦不能任瑜子布諸人
 到此直欲推退舍矣蓋嘗論此戰三獨以周
 江東業於吳有功而使老瞞不敢遽行篡奪
 炎熾藉以少延又以定鼎足之形綿蜀漢之
 緒其有關於世道大矣若公瑾者真可上武

權欲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併合之時呂蒙
 為別部司馬陰賒貫為兵作絳衣行滕及簡其
 陳列赫然權先之大悅乃增其兵復拜蒙偏將
 軍謂曰卿今掌事宜學問自聞益蒙曰軍中苦
 少暇不容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任
 卿言多務孰與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
 語惟未讀周易自治事以來日省三史諸家兵
 書自以為大有所益昔光武當戎馬控總手不
 釋卷立德亦謂老而好學卿何不自勉抑蒙感
 勵力就學不徒倚也蒙曰武畧其何意今者思
 拊蒙背曰吾嘗謂人非無武畧也今者思
 英博非徒美矣下句之六
 知將者必效於戰未戰而可辨將者美過於
 治兵此呂蒙所以傑然便其顯角也然非其
 學問之則何以弘寧濟之累及下門蒙感勵
 其志平與瑜肅婉美稱賢恢拓霸基為吳光
 輔則亦推造就之功也故人之能用將者
 其亦交方矣

蒙既代肅肅屯陸口以關羽驍雄居國上流
言兼拜之心其勢難久言於權曰今令征虜守
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
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破於樞何賴於羽
權善之權嘗為其子求婚於羽羽不許權恨之
及羽攻樊蒙密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者
志愛蒙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斬分上表遂是
蒙以治法為名蒙下到蕪湖定威於陸遜逆
明蒙曰備曰後當不復可慮也曰誠如言
言柰我實病遂曰羽矜其驍氣陵辱於人
者復建大功意謂志逸但務上進未嫌於我出
其不意自可擒制將軍下見至尊宜好為計蒙
沒谷之既至都權問誰可代者蒙曰陸遜意思
深長才堪負重且未有遠名此非羽之所忌無
後是過矣權乃召遜拜為偏將軍右部督以代

家

周瑜薦魯肅以自代肅薦蒙蒙薦遜其才具
皆克勝焉蓋忠臣之愛君愛國莫此為大也

至遜雍容一儒生尤難知而蒙克知之權克
任之卒以馘羽折備恢拓荊州竟長江之險
據而有之以壯啓霸圖真奇士也

關羽既降于禁等得人馬數萬糧食之因擅取
權湘關米權怒藉以發兵令征虜將軍孫皎與
呂蒙為左右部大督襲羽蒙言于權曰其政貴
專委不宜兩屬至尊以征虜能即任之以蒙能
即任蒙昔周瑜程普並為部督辦事法於瑜普
恃久將復同官遂其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
戒也權寤謝之即以蒙為大督而改命皎為後
繼

將貴專謀權不並大師或與尸易之所以戒
無功也然非遇知已之主如蒙所請非上賢
其專則下病其僭矣此人主所以惟在知人
也雖挈國之衆以委之固所以濟勳名而為
社稷衛也亦何嫌忌之有

其字性粗恭好殺既嘗失蒙意又時違權號令
權怒欲誅之家輒陳請曰天下未定聞將知

何可易得宜少容忍之權曰子明言是也

麤猛之才戰鬪之所不廢其任情恣肆小出

入時有之矣人主惟無天下之規以小忿志

不容之檢踈節過而棄之如悼襄王之於廉

頗李克用之於存孝吾見亦多矣孫權方獨

能受呂蒙之諫容忍其寧其濟霸業也宜哉

初偏將軍吳郡全球上疏于權陳關羽可取之

計權恐事泄寢而不答及已禽羽置酒公安顧

謂宗曰君臣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

君之功也是也瑜為陽華伏

英主之作戰也必有帷幄之笑寄心齊之

託水有功未就而可漫為之收採者也瑜

圖羽策審矣然其時可以寄心齊之託

乎寄功於先事則寢其疏既事則其

何錫之爵與效功者等焉無勞

必揚其鼓舞群衆而恢其之圖

以試

宗既立則州未及受封而其

所以治護者為兩方時有加誠持為之檢或然
尤其頗多又恐勞動常穿壁曉之其小計也
則君顧左右言咲不然則咄咄夜不能寐為事
慘為下款令群臣畢賀已而竟

真才豈必在多一士之存亡即國勢之強弱
社稷之安危係之矣東吳何非公瑾所以
操後非子明何以制羽無二子無東吳吳
得士果不重乎詩虜亦一世之雄為制者開
基之知人立之無與共大事也其謂言家
之疾翰躬屏息雖孝子仁人之奉其親不
過也雖蒙竟不起而其愛士誠惻如其為之
臣若能無鑒而激

孫權留平虜將軍周泰督濡須朱然守南徐
在所部以泰寒門不服權覺之會諸將曰樂令
泰解衣權手指其創痕問之泰輒泣曰臣戰虜
以對畢使復服權乃把其臂流涕曰卿為
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處肯如
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

之車乎坐罷促駕使秦乘之以兵馬導從鳴鼓
角作鼓吹而出然盛等乃歛心

時平先嫡長世亂先有功雖國未尚爾先人
臣之效功宣力若而可以門閭論乎河虜以

徐盛等有不周秦之心為之指其創始而

叙其勞勩已復流涕撫之且於其前為之

鼓吹導從而出以示春禮為人主且以此

諸將者能無歛氣乎蓋英主之能制眾也

呂蒙既立權一日與時遜論曰公瑾雖烈為器

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荆州邈焉難繼且公瑾之

公瑾昔邀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遂及

大畧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

衆張言欲以數十萬人水步俱下孤昔請諸將

咨問所宜莫敢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

臨檄迎之獨子敬力言不可勸孤遂許公瑾付

任以衆遂而擊之此二快也此其少計策意也

張蘇遠矣後雖勸孤借玄德兵是其一快不足

以損其二快也周公不求備於人故孫志也

短而求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期少時
 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日
 益學可累可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其大發不
 之耳固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孫書云帝
 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斷外
 為大言耳孤亦怒之不苛責也然其自守中營
 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跡不拾遺其法亦
 美也

用人之長而不知其短者不知知人之短而
 棄其長者不宏以知其長人知其短用其
 長而畧其短知其短而不知其長且能因其
 才而造就裁成之此英主之識度所以為公
 一也如孫權者近之矣魯肅而非其短以
 短兼呂蒙而非權何取大成即陸遜也然
 儒生尤為未易委托而權竟以全吳付之焉
 立一分抗衡上國不亦宜乎

漢主備日種歸將進擊吳吳主遣使請為
 都督督朱然等五萬人拒之漢主以督權為

北將軍使督江北諸軍而身率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於夷道號亭吳將欲擊之陸遜曰備氣方盛且來險難卒攻卽下之難盡克若不利損我大勢非細故也今姑獎勵將士廣施方畧以觀其勢諸將不解遜謀竝以為怯及五月漢人自夔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屯數十以馮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與吳相拒久不決至閏八月遜議進攻諸將皆曰攻備當在初今相守經

事多始集思慮精專未可犯也今任之不待更

兵疲意沮計不復生倚角此處正在今日乃

攻一營不利諸將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將破

之之術乃勅人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角

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進斬張南馮習及初平

沙摩柯等破其四十餘營漢將劉宇等窮蹙

降漢主升馬鞍山陳兵自統遜督從諸軍四面

賊之上崩死者萬數漢主夜遁僅得入白

帝城初權遣孫桓拒漢於夷道為所圍求救於

遂未即發諸將曰安東公族也奈何不救遂
 曰安東得衆心城牢糧足可以無憂待計展
 因自解也既而備果奔潰桓曰前來實然不救
 之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又遂初受節諸
 將軍或是討逆舊人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持不
 相聽從遂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此
 強對也諸君若竝荷國恩當相輯睦爾此以上報
 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上
 所以屈諸君相承舉者以僕有尺寸可組也
 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
 可犯也及破漢計多出孫將軍乃服權聞之曰
 公何以初不啓諸將遂節度利遂曰受恩深也
 諸將逆國勳舊竊慕相如寂拘相下之義不決
 以私忿為先以濟國事耳權大悅稱善後旬與
 吳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遂詔命刻權印
 于遂所與禪亮書必以示遂不安者輒改定以
 印封行之

漢先主亦一時之雄傾國而東挾公而舉其

鋒銳未易當也而遜益以柔道投馴之審察
 彼已慮勝殊熟卒之計展其行安東不故而
 自解諸健鬪者不戰而自服按厥所由則吳
 大帝之委信深也至于別為國重付之使宜
 易置國書尤從古君臣所未聞也任人誠難
 知人其要果知人矣又何嫌於任哉

魏文帝

帝將討公孫淵召司馬懿於長安使持兵四萬
 伐之議臣咸以兵多費難帝曰四千里伐人雖

用奇亦當任力豈得計費廣輒省兵耶謂懿曰

卿度公孫淵以何計待君對曰淵棄城豫走上

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

耳曰三者將何出對曰惟明智能審量彼已乃

豫有所割棄此非淵所及必先拒遼水遠守襄

平帝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

以六十日休息如此一年足矣帝悅懿軍至遼

東公孫淵果遣其大將卑衍楊祚率步騎逆戰

懿擊大破之會秋霖雨水蒸漲軍營處深至數

尺朝議以師淹後恐雨久致困故請罷兵帝曰
司馬懿臨危制變擒淵可計日卿等勿憂也既
而雨霽懿合圍晝夜攻之淵窘急與其子將數
百騎突圍走懿追斬於梁水之上遼東平懿振
旅還如初策

合戰可以出奇伐國必須用衆何意曹不儒
生乃亦達此世主兵未交而先計費民於不
重土地而重金帛得孰為多耿秉所謂與其
少發而曠持孰若大舉而疾決蓋千古伐國
之大謀制勝之長筭也師行潦雨群議紛擾
惟知懿故諒懿不然遼東役又幾虧一篲矣

王承母丘儉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議欲貶黜
諸將大將軍師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我
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師弟安東將軍昭時為
監軍特制昭爵餘並原之以譚葛誕為鎮南將
軍都督豫州母丘儉為鎮東將軍都督揚州是
歲雍州刺史陳泰求救并州併力討胡師從之

師未集而新興鳳門二郡胡黨之逆驚反時皆
咎秦機泄師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
責是以人皆愧悅

昔殺函之敗秦伯不咎帥而責躬曰不督志
明孤之過也孤寔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
使為政卒以成霸西戎之功為世美談東軍
之釁在事者悉燒屯走矣挫損威重莫甚於
此乎衆請罪將而帥乃曰我不聽公休以至
於此此我過也及陳秦請討胡也兵未集而
機先洩罪之在將又明矣而帥復曰此我過
也非陳雍州之咎雖其用意與秦穆殊而其
引咎則與秦伯不異矣夫率法行則人固知
畏而恩結則人亦知感感則勸畏則懲兩皆
鼓舞之道也顧在上者用之何如耳

司馬文王昭

王基既抗青破吳大將軍昭遺基書曰初誠若
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
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卒制

敵擒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

兵法不知三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三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為糜軍蓋兵情地勢必獲苟者知之此將所以不可從中馭也王基排衆謀抗詔旨於將道得矣而非司馬昭能假以不馭之權美其成功而不咎其既往也其能免吏議乎

晉武帝

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羗戎之和俄而欣為虜沒

河西斷絕帝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

我乎此虜者乎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

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為不任

畧何如爾隆曰陛下必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

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

之鼓行而西虜不足滅帝許之以隆為武成太

守公卿無曰六軍既衆州郡兵多但雷用之不

宜橫設賞募以亂常典隆小將安敢不可從也

帝弗納隆立標簡試募要引弩

十六鈞子四

鈞者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曰是矣因請
 自至武庫選仗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劾奏隆
 隆曰臣當畢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媿
 時朽仗充給非陛下所以使臣意也帝許之并
 給以三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溫水樹機箭等率
 衆萬計或乘險遇隆前設伏截後隆拔佩八陣
 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水
 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無不摧折
 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礮石或負鐵從
 不能前隆于悉被屏甲無所得賊以為神轉

帝與敵傷千數自隆之西首則斷絕或謂已沒

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詰朝召謂群臣曰若

從諸卿言無秦涼矣乃下詔曰隆以偏箱車

爲若願難冒險能濟其餒節宜成將軍武

庶爲大人碎拔韓且萬能等誅後又

爲計六平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

爲期遂平將加勳有司奏隆已

爲將軍楊珽駭曰前加爵命

全軍獨克西土獲安不得使以酬之詔從班議
賜爵加秩有差

周處取敗馬隆成功信哉人才惟上所使兵
聽自募仗隨嚴棟而又以三歲守其裕為之
處此隆所以無內顧而竟有成功也疑情滿
股何能用人

秦王符堅

秦王堅遣王猛督枋安等十將軍帥步騎六萬

伐燕其堅送猛於灞上曰今委卿以關東之

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取鄴所謂疾雷不

掩耳吾當親督萬衆繼卿足發舟車徑運水陸

俱進卿勿以為後慮猛曰臣仗威靈奉成命豈

平緩胡知風掃雲頽不煩釜與視犯虜但使

初斷許鄴置鮮卑之所堅大悅冬十月猛留將

軍武都毛當戍晉陽進兵潞川與慕容評相持

壬戌猛遣將軍徐成覘燕軍形要期以月中及

昏而猛怒將斬之鄧羗請之曰今賊衆我軍

詰朝將戰成大將宜且宥之猛曰不殺成軍法

不立義固請願與成就戰以贖猛弗聽夫怒敵
 鼓勅兵將攻猛猛問其故猛曰安詔討遠賊今
 有近賊自相殺欲先除之耳猛謂是言而有勇
 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既言謝
 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郡內尚爾况
 國家乎吾不復惡賊矣甲子猛陳於
 之眾皆踊躍就進猛望燕兵果將奔今日
 非將軍不能破勅敵成敗在茲
 毛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若公勿以為
 此



壯吾所及也
 悅而退俄而
 之善乃大飲
 赴燕陳出八
 中燕兵大敗
 行又十萬餘
 州州郡猛上
 命一無所害
 秦
 曰將軍

不踰時元惡克舉勳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星
 軍赴將軍其休養將以待十一月秦王留
 李威輔太子守長安自帥精銳十萬七日而至
 安陽猛替入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
 今將軍臨敵棄軍河也猛曰亞夫前郡人十以
 求名臣竊少之且臣下威靈擊于虜營如卷中
 魚何足慮也監國冲劾奏猛曰臣下將威臣
 廟上之言相亦威燕赦其君臣相見上田戶
 符堅之任王猛誠不忝齊桓而王猛之受任
 威燕亦無慙樂毅君臣相遇蓋自昔高之矣
 而取所難者則猛之馭鄧也馴虎擾龍急
 之則安上緩之則苛事而卒委曲之以濟功
 名也此矣蓋將領中自有一等別說須另著
 眼蜀中自趙雲喪僅一魏延耳猶可以當
 向之倚而孔明乃不能容納之另著一眼以
 駕御之以養事狀較之其不及猛之度量遠
 矣

丞相猛既班師以潞川之功請以鄧羗為司隸
 秦王堅乃下詔曰司隸校尉董牧皇畿吏責甚
 重非所以優禮名將昔光武不以吏處功位實
 貴之也羗有廉李之才朕方委以征伐之事北
 平匈奴南蕩楊越羗之任也司隸何足以授之
 其進號鎮軍將軍位特進

臨戎者必有不馭之權經國者則有不易之
 體蓋君與相交相為贊者也潞河之役非鄧
 羗烏能破燕而非司隸之許烏能用鄧世豈
 有非君命而可以司隸許人者乎此猛之權
 也符堅明主也達此矣既不肯猛以特進為
 之信又不與羗以秦經國之體稱引古義使

詔褒之進之以鎮軍將軍而位之特進焉是
 豈獨能善將將又善相相矣而君與臣兩濟
 其美矣可謂夷主也不足慶哉

秦御史中丞李柔劾奏長樂公不守擁眾十萬
 日費萬金攻小城而又無效請徵請廷尉奉
 堅曰不守庶費無成實應貶戮但師已淹又不

子

宜虛返其誓原之俾以功贖使黃門侍郎李
 持節切讓不等仍賜之劍曰東春不從汝可自
 裁勿復待見吾也不等得詔惶恐督諸軍備力
 攻襄陽晉冠軍將軍南郡相劉波帥眾八千救
 襄陽畏秦不敢進朱序屢出戰破秦軍解圍
 備二月襄陽李伯康盛遣其子送款於秦
 內應不受之從諸軍進攻之秦軍
 送長安

王猛蓋經國之才符堅亦英主也取故
 帝子淹役無功而令御史得而論之
 其誅而遣使請讓直以劍後
 可自裁也此真得馭將之方者貴而不令
 威而不至猛大盜皆猛之妙用而擊所
 成霸功也乎

男